

沙汀

· 代表作



淘金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沙汀代表作

淘金记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淑英 编选

華夏出版社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汀·沙汀著;李淑英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102-8

I. 沙… II. ①沙…②李… III. ①沙汀—作品综合集 2 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976 号

華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16.75 印张 226 千字 4 插页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7.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沙汀小传

沙汀,原名杨朝熙、杨子青。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7岁读家塾。少年跟随舅父经常出入于四川乡镇之间,对地方军阀、地主豪绅及其他各种社会势力的腐败情形非常熟悉。1922年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化并广泛爱好新文艺。1926年师范毕业后曾赴北京等地,求学不成返回四川。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由于政局动荡,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白色恐怖迫使他于1929年前往上海。与流亡上海的四川同仁创办“辛垦书店”。

1931年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在上海相遇,共同研究探讨小说创作。1932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得到鲁迅、茅盾的肯定和鼓励。同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以后改用现实手法写出以四川乡镇社会为背景的《丁跛公》、《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四川。1938年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同年11月随贺龙同志去晋西北和冀中一带体验生活。后写出著名的《随军散记》、《奇异的旅程》。1940年回到重庆,这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潮。陆续发表《在其香居茶馆里》、《磁力》、《堪察加小景》等著名短篇小说。长篇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也相继问世。此时的作品主要反映抗战时期的四川农村生活,从不同侧面揭露抗战时弊和新旧痼疾。

1949年新中国成立,沙汀担任全国和四川省文学界的领导工作。继续创作出版短篇小说散文集《过渡》,赞美新生活、新人物。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执笔,以不凡的创作活力连续发表中篇小说《青桐坡》、《木鱼山》、《红石滩》。晚年以顽强的

意志撰写《回忆录》。

沙汀是一个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以四川乡镇为故事背景,采用冷峻、客观、暴露、讽刺手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气质描写现实社会。细致刻画人物的典型细节,绘出一幅幅富有社会风习的画面。他的小说以极强的幽默感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著称。

1978年奉调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暮年回到四川成都,于1992年12月14日病逝。

目 录

沙汀小传	1
------------	---

长篇小说

淘金记	3
-----------	---

短篇小说

丁跛公	209
在祠堂里	220
代理县长	228
在其香居茶馆里	237
老烟的故事	249

沙汀主要著作书目	261
----------------	-----

长篇小说

淘 金 记

—

一九三九年冬天。

早晨一到，整个市镇的生活又开始了。

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他们咳嗽着吐着口痰。他们大多数的人都睡得很好，既没有做过好梦，也没有做过恶梦。因为一切在他们看起来都是平常的和简单的；纵然某些新的事物，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时虽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烦恼，但时间稍久，也就弄习惯了。

浮上他们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工作。但这也平常而简单：昨天如此，今天如此，已经做过好多年了。女人们上灶门口劈引火柴，腋下夹了升子到街上余米，或者带了桶去井边提水。男子汉对自己的职业也熟练，是都在进行着各种必要的准备了。

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有时候的谈话是并无目的的，淡而无味的和繁琐的。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他们正要藉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找出现实的利益来。

北斗镇是并不大的，它只有着一条正街，两条实际上是所谓尿巷子，布满了尿坑，尿桶和尿缸的横街，但它却拥有九个茶铺。赶场天是十三个。按照社会地位，人事关系，以及各种莫明其妙的趣味，它们都各有着自己一定的主顾。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去了。

人们已经在大喝特喝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说，这叫做开咽喉。因为不浓浓的灌它两碗，是会整天不痛快的。有的则在苏苏气气的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一面和同座的人讲闲话。那个来得最早，去得最迟，算是涌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长子，已经把半斤豆芽菜摘罄尽了。

这是一个健旺的老人，很长很瘦，蓄着两撇浓黑的胡须。他早年的绰号是林么长子，现在叫林×嘴，因为自从民国十五年失势以后，他忽然变来喜欢吵闹，更加纵容着自己的嘴了。他曾经是有名的哥老会的首领，但他手下的光棍多半是乡下的老实人，被他半带强迫挪入流的。因此，在他的流水账簿上有人曾经发现这样一类有趣的项目：李老大来玉米两斗，去光棍一个。如此等等。

现在，用那细长的蓄着指甲的手指，他正在把那些散乱在自己面前的豆芽十分当心地聚在一起，不让有一根漏网。一面却又不时回过头去向他身后一席的茶客张罗，对他们的谈话表示一点零碎但却引人入胜的意见。大多数的茶客，我们不妨说正是为了他若干大胆锋利的谈吐来的。他们要借他来发泄怨气。他们在镇上的地位是屈辱的，无望的，但是野心却又没有完全死尽。在这一点上，么长子无疑占着一个在野派的领袖的地位。

在他身后一席一共有五个茶客。全是江湖上的朋友，曾经凭着手枪或者骰子使人侧目，但现在已经规矩起来，主要的靠各种正经生意找饭吃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将在城里举行的冬季行政会议的节目。会期是十一月十号，只差两三天就开幕了。

他们的材料大半都是靠着传闻和臆揣来的，所以有时互相矛盾，而且极可笑的。但有一点却很一致，他们觉得是在被暗算着，威胁着了。他们担心着什么新的提案，同时也忧虑若干早经通过的提案会认真实行起来。此外，还有一点也彼此一致，他们都乐于谈那些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隔得远的，他们总一笑置之，似乎以为毫无讨论价值。

由于这一类人所共通的狭隘心情，在禁政问题上，坐在下首的芥末公爷蒋青山，甚至同气包大爷万成福赌起气性来了。后者是正派袍哥，没有某种秘密嗜好，他再三力说种种传说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气，值不得顾虑。而芥末公爷则是著名的瘾者，那毒物不仅养活了他，并且使他发胖起来，长了所谓烟膘。他曾经戒

过三四次，吃过种种苦头，都失败了。

如他的浑名所暗示，他是一个带点辣味的人；至少嘴上如此，因为实际他是很温和的，他担心着拘留所和强戒期内那些夹着鼻涕眼泪的呵欠以及瘫软。他的胖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冷笑。

“你给我保险，”他鄙视的咕咕着，“我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好靠山呢。”

“不是那么讲，”气包连连解释，因为他是深知道对方的脾味的，一点小事他也可以唠叨几天；“这样说你哥子就多心了。我不过说是不会实行。你我还见少了么？你去打听一下看，一年的捐款要收好多万呀！？”

“现在不同了，”另一个人沉吟着说，“去年的皇历翻不得了。”

“我就没有看出什么不同来！”么长子忽然回过头来，“那些喝人脑髓的不一样在吃人吗？……老弟！都是骗弯毛根的，你倒听进去了！”

“对对！看我明天还会拿茶壶做斗子么！”

公爷苦笑着，大声地说着反话。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

当笑声停歇，那种在同样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的不大自然的沉默跟了过来的时候，一个坐在挨近炉灶的方桌面前，无须的矮老头子，他嗽嗽喉咙，讲起一段茶壶做斗子的故事。这是那种孤人，没有恒产，也无职业，但却永远保持着自由独立的身份。

这人名叫戴矮子。他所听说的故事发生在光绪年间一位富翁家里。那富翁已经快落气了，但他还担心着他那庞大的产业，怕给他的独子完全抽进那个其大无对的烟斗里去。他逼着儿子要给他一个戒绝的诺言才肯瞑目。这个机会叫他选择上了，所以他的亲骨肉果然发了誓，说他决心戒除这种害人的嗜好，至多只抽一口……

“以后他硬只抽一口呢，”老头子接着说：“不过这家伙也会想，他就拿他妈一个茶壶来做斗子，一口泡子要管一天，这么大！……”

“看你把我说得热么！……快爬你的呵！”公爷笑着骂了。

“他不是打趣你，”么长子解释着，“这是真的呢！我都听讲过。他们说他的枪就像吹火筒样，要用绳子吊在帐顶上烧！……”

还没说完，他自己便已捧腹大笑了。

别的人也都跟着笑，但却十分谨慎，生恐从芥末子那里引起不大愉快的反响。一两个讲究息事宁人的老好人，则正在设法把话题从那毒物牵开，希望谈点别的问题来转换一下空气。

这时候街面上已经逐渐热闹起来。在那些烧饼匠手里的小木棒儿，是在光亮的木桌上跳动着，吵嚷着，发出清脆的声音。叫卖豆腐的担子担了沿街吆喝过去，街上偶然也出现三五个外表与本地人稍异的高长大汉，穿着褴褛，却极健康。他们是西北面老山里的山民，背上高耸着一两百斤重的茶叶包子。他们稳重的步态很像骆驼。

额外，是零零落落的碱巴担子和乌药担子。除开棉花，玉米和沙金，乌药和碱巴也是北斗镇一带山域地区的特产。但是从前一般人并不怎样重视，谁也想不到它们会在抗战中大出风头，因此繁荣了市面。而且胀饱了一批批腰包；许多人都因为它们发了财了。

么长子在两年前便看准了这一着的。那个在城里做着小公务员的侄儿曾经告诉他，乌药可以代替某种原料，将来一定涨价，但他的金钱有限，胆量有限，他把注意搁在别类生意上面去了。所以一有机会，他总要向那些乌药贩子探听一下行情，虽然每一次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使他摇头叹气地惋惜一通。

因此，当他从一个头缠黑布的乌药客询问市价，而对方胡乱应了一声，一面伸出三根指头比比之后，他禁不住叫唤了。

“娘卖×的，这是见风长呢！”他恨恨的说。

“这把有些人倒搞肥了呵！”气包叹息了，他所谓有些人是指他们共通的敌人在朝派说的：“今天也在收，明天也在收，就像抢水饭样！”

“他收个屁！”么长子嚷叫着，“要是老子胆大一点，他收？！千万手头太短促了！真说不得，前年才好几个钱一担呀？不要多。搁他妈十担在那里就是了。”

“其实现在还干得的，”公爷认真的建议，“我们集股来怎样？”

“不行不行，”气包摇摇头说，“听说要捆商了。”

“你又在乱放空气！”长子向他瞪着眼睛。

“实在的。听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捆呢：乌药，盐巴，……我看以后大家只有喝风好了；横竖米这样贵，城里老斗二十元了。”

这样一来，谈话于是转入一般的生活的诉苦上去。

在这种问题上，谈话最多最精彩的是戴矮子一类的两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仿佛一架活的物价指数表样，从满清到现在，其间米价肉价的涨落，他们都大体记得清楚。他们只笼统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样来的，所以多少不免感到不满。

“这样搞下去怎么了呀？”那个半瞎的老医生追问着：“哼，鸡蛋会卖一角钱一个！恐怕前头就是做梦都没有梦见过吧！”

“这就稀奇了么，”矮子接着说：“你去郭金娃馆子里吃二分白肉看呢，——四角！才几片呀，薄得来可以一口气吹上天！从前怎样？医生是知道的，进去一坐：来四分白肉，红重！还要去皮带瘦呢，——八个小钱。不信你去问，郭金娃那个老狗入的还没死呀！”

“这还要问！”么长子也插入了，“我小时候也吃过的呀。八个小钱一碗的白蹄面，那几多？吃一碗就塞得你半饱了。不过，戴矮子！你有什么抱怨的呢？一个人一天烫两三个金夫子就够你吃了。”

“像你这样说，那些金夫子，都像是发财人呢。”

“发财人倒不是，可是你个家伙好烫猪呀！”

“你老先人积积德吧！”矮子正经起打皱的脸：“要是我戴矮子的心肠有这样硬，连金夫子都要骗，我早当汉奸去了。你自己也看见的，大家屁股都在外面，饱一顿，饿一顿的，夜里就盖几根稻草。……”

“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风呀？”

矮子意味深长的笑着，并不答话，也不再说下去。

他是一个光棍，一个靠着骰子纸牌生活的人。并且他已经在北斗镇混了几十年了。他知道这里的风俗，有许多人你是沾也不能沾的。所以他不能说那些被他哄骗的对象就是镇上各位大爷兼金厂主人的手下管事，摇手，沙班，等等工头工匠。他害怕着报复。

“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长子紧接着笑骂了，“谨防剥指头呵！”

“没说的！我大小是个光棍呀，要那样有那样。”

“那就行；不过说句老实话，那些马尾巴子真也太可怜了，要上吊，也找大树

子吧！看你杂种将来还落得到一个好死么！”

×嘴自己开着金厂，他深知那些可怜的人们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劝告，完全出自当时当地的诚实，丝毫没有虚假。他那坚硬坚实的心肠甚至隐隐约约冒出一股苦趣。

么长子并不是一个善良人，还很贪鄙，但纵是一个恶棍，他也会在某些时机享受一点那种于自无损的同情之乐，特别是今天，心里充满着愉快，他就自然而然对人好起来了。这愉快有两个来源，一，他的新槽子出金了；其次，他正期待着一种更大的喜讯。

夜里，那个金厂管事附带告诉他，根据一种传闻，一个新金矿被发现了。就在烧箕背，那金厂梁子最高的地方。而且还不是沙金，是成颗成粒的，成色同章腊金不差上下。这是一个刘糟牙的槽子上的老工匠漏出来的；他十七岁开始当马尾子，在金洞里爬上爬下背沙的时候便是那里，而且他还发现一个金门门呢。

但其实，这传说已经是很普遍很早的了，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总是恍惚迷离的。在许多年老人当中，有的说好多年前烧箕背确曾开过槽子，但并无结果，所以很快就封闭了；有的又以为金子是出产的，半途而废的原因在于士绅们和业主的反对。因为那里是风水地方。现在，既然有过中人证明，情形就大变了。

所以在听完报告之后，么长子便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约着早晨在涌泉居会面。他要亲自同他谈话，然后秘密进行开采手续，他叮咛他的管事不要张扬出去，因为如他所说，这镇上长手杆，粗喉咙的饿蟒，实在是太多了。

这时，因为新来了一个茶客，那个代表一个银行收买金子的委员，茶堂里的空气更热闹了。虽然这个人两年前还是一个城里杂货店的老板，不足道的，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银行的职务，人们的看法自然不同起来，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钱不说，还争着开，争着让出好位置来。这是因为彼此都想从他占点便宜的缘故。

么长子的首席是从来不让人的，便是城里的士绅来了，他也仅仅干叫两声茶钱，至多抬抬屁股。但现在，他竟从座位上挺直地站起来了。他把右手一摊，做

出一个谦恭的邀请的姿势。

“坐起来吧，”他欢笑的说：“不要客气……”

他又把他拖了一把，那委员这才坐下去了。大家于是七嘴八舌的探问着金价。

“我今天就要进城看电报去了，”那小胖子高深莫测的说。“噫，这个战事像这样再打下去，恐怕还要涨呀。么大爷，你倒搞肥了哇，见天几钱！……”

“你听什么人说的？”么长子佯装着吃惊了：“像你说的，耳朵也早挤落了！你替我们想一想吧，工价好贵？还找不到人呀！”

“无论怎么说，你们总不会亏本的。”

“那也看……”

急眨着深陷的微带灰色的眼睛，么长子含含糊糊的说了：

“这说不定，这要看运气……”

“当然啊！要是靠得准长钱，我也来了，这里的出产也确乎不行，没有响水沟旺，单是肖三大爷那个明窝子一天挖多少呀！”

“那你又讲得太过火了，”公爷客客气气的辩护，“烧箕背要是开出来，抵你十个响水沟呢！他肖老三算得什么？”

“你瞎说！”长子装模作样的连连摇头：“你又在放空气了！”

“说起来你哥子也不相信，金厂里什么人不晓得呀！你去问刘糟牙槽子上那个沙班吧，他就在那里背过沙呢。并且……”

“是不是还挖过一个金门子？”

“你也听说过吗？！”

“比你早！还是娃儿头的时候就听过几千遍了。不过，看样子你真像耳朵里夹毛钱，听进去了呢，——一根金门子！……”

×嘴嚷叫着，一连打了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他想岔开关于烧箕背的传说，减少不利于他的注意，他立刻就做到了。芥末子公爷脸红筋胀的，感觉得上了谣言的当。所以大家胡乱笑了一通之后，谈话就转到风水，迷信，和一般谣言问题上去了。不再是烧箕背。

但是，谈话虽然精彩，茶客已经陆续回家，吃早饭去了。那些节省大家，在